

论叶嘉莹之死

辰田昇

前阵子叶嘉莹死了，于是，对叶嘉莹的再评价问题就被搬上了台面。本来，我想说点什么，但是还没来得及下笔。现在，琼瑶又死了。这倒是启发了我们。

没有人会问，琼瑶的文学史地位如何，但是，却有人会问，叶嘉莹的学术史地位如何。这就是问题。

琼瑶确实创作了文学作品，然而没有人会问琼瑶的文学史地位如何；叶嘉莹也创作了一些学术作品，然而，她主要创作的那些东西并不是什么学术作品，就这样，人们却在追问，她的学术史地位如何。

如果非要问琼瑶的文学史地位，这个问题多少会减损琼瑶的形象，因为所谓的文学史对于通俗文学及其作者的评价，在大众的观念中，几乎是“天然”地偏低的、不充分的。如果非要问叶嘉莹的学术史地位，这个问题也多少会减损叶嘉莹的形象，因为叶嘉莹所主要创作的那些东西，显然，在所谓的学术史中的评价，也会是偏低的、不充分的，而叶嘉莹的学术著作，就学术史的评价而言，也难说赋得太高——集说了杜甫《秋兴》八首，往低了说相当于隋树森集说了《古诗十九首》，往中了说相当于詹安泰集说了李煜词，往高了说相当于游国恩集说了《离骚》《天问》。往高了说有点勉强，因为集说《秋兴》八首这个成就显然远低于萧涤非（要让人说，恐怕还要低于谢思炜），而如果比较萧涤非和游国恩，一般又要认为萧涤非低于游国恩。

但人们总归是倾向于在叶嘉莹死后提出一个其答案恐怕要减损其

形象的关于叶嘉莹的再评价的问题，却总归没有在琼瑶死后提出一个其答案恐怕要减损其形象的关于琼瑶的再评价的问题的倾向。这就是问题。

其实，在关注这一“差异”之前，我们能够先取得一个“求同”的认识，那就是：琼瑶没有为了文学史而写作，正如叶嘉莹没有为了学术史而写作。琼瑶的写作与社会活动（如监修电视剧），同叶嘉莹的写作与社会活动（如四处讲座品读诗词，偶尔来几首吟诵）一样，是面向一个基于现代性而构成的公共的社会生活空间的。

这一社会空间在如今的后现代化进程中萎缩了、坍塌了、消亡了。

今天的人们开始关注叶嘉莹的学术水平，其实是因为现代性所构建的公共社会生活的消亡，使得品读诗词的大众读物变得一文不值——并且，由于“抖音客服：不建议传播文化知识”一案（或者说，由于其背后的与后现代化进程相终始的简中互联网的审查制度），古典文学鉴赏甚至没有作为一种亚文化被确立，换句话说，它甚至没有成为“赛道”！每年数以十万计的汉语言文学专业的本、硕、博中，愿意哪怕拆洗叶嘉莹著作化为短视频的创作者都不成比例地少。

既然，叶嘉莹关于诗词鉴赏的著作的价值被连根拔起地否定，那么，人们只好开始关心叶嘉莹的学术著作。

琼瑶之所以在她死的时候未受到这种来自于后现代化的冲击，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在后现代化的历史进程中，琼瑶剧已经预先地受到过此种冲击。比如，曾经有营销号话题说：“现在看来，蓉嬷嬷扎的都是坏人。”关于琼瑶剧“名场面”的解构，素材也是很多的。与此同时，

电视剧亚文化的当代产物，在对比之下，不争气地令琼瑶剧“经典化”了（“以前的人吃的好啊！”）。琼瑶这才逃过一劫，得以“翩然”而去。

再说，琼瑶和叶嘉莹介入现代的公共社会空间的方式也不一样。琼瑶本人很少上电视说话，主要靠她的文字、她的作品说话；叶嘉莹却经常抛头露面，她固然有文字的作品，但却不厌其烦地以影像的形态转录这些作品。中国的电视是属于现代的公共社会空间的媒介，电视节目《百家讲坛》捧红了阎崇年、易中天等一众学人，而在《百家讲坛》捧出阎、易等人的时代，叶嘉莹就出现在《百家讲坛》的片头——不仅后面以一种《星球大战》特效的风格来显示的一串人名里有她，前面的显像也有她。

因此，她本身是一个更彻底的现代性的符号，如今的“名实难副”，也只不过是一种“站得越高，摔得越狠”——如果不是非要把《唐宋词鉴赏辞典》的撰稿人之一吹成“最后一个穿裙子的士”，人们还不至于那么反感到非要问出“叶嘉莹的学术史地位如何？”这个问题。

最后，再谈一个关于叶嘉莹再评价的枝节性的问题。实际上，人们再评价叶嘉莹时，是想借由把她的学术成就“碎拆下来”（！），从而否定叶嘉莹诗词鉴赏著作的“文普”价值，即，对叶嘉莹的再评价实际上是作为人们送别那个属于现代性的公共社会生活的一个仪式而进行的，是“学术史”这一亚文化，要收编“后三十年”这段现代性公共社会生史。

一个典型表现就是对叶嘉莹之于《人间词话》的作用问题。有人说：“《人间词话》1926年就经典化了”，实际上，1926年发生的无

非是俞平伯、靳德峻各自印行了《人间词话》，然而，在民国印的书，有几个人读得到？（连胡适到了1928年都未读到）四万万生民里有多少人知道《人间词话》？

这一“有人”的观点，是对学术史而言的（况且也言过其实）。而所谓“叶嘉莹使得《人间词话》经典化”，是对现代性的公共社会生活而言的，指的是叶嘉莹让现代性的公共社会生活中的大众听说了有《人间词话》这本书。也就是说，这两个表达中的“经典化”一词不是一个意义。

在现代性的公共社会生活的意义上，俞平伯、靳德峻之于《人间词话》的关系，不要说跟叶嘉莹比，甚至不如郭绍虞重大。毕竟，郭绍虞在1982年把《人间词话》和《蕙风词话》合订，作为中国古典文学理论批评专著选辑的一种出版。今天，这本书还买得到，而所谓的“朴社本”有几个人找得到？用俞平伯和靳德峻来睥睨叶嘉莹，是错位的，也是不公正的。甚至，说“《人间词话》1926年就经典化了”的人，可能只是道听途说，还未必把握到俞平伯、靳德峻这一层，就像浦江清写《王静庵先生之文学批评》的时候，还未读过《人间词话》那样。晒之，学术史确乎是一种亚文化是也。

评论详情

×



11月28日 IP属地：陕西

虽然但是，《人间词话》早在民国1926年就完全捧上神坛，彻底经典化了，顾随叶嘉莹也只是其中深受影响的一批学者之一。

👍 22 💬 ➦ 💬

⋮